

渡口家居(国画) 陶志发

杂感组诗(六首)

宋子牛

世相月旦

世事如棋解难分,利令内外智昏昏。
相逢知心无契阔,睚眦冷眼不闻闻。
月晕宜悟征兆事,笔意多讽骂小人。
旦夕都因文字累,鞭丑也只三分。

艺苑杂俎

艺海从来意兴扬,生旦净末各登场。
苑中露露滋蔓草,闻里奇葩映轩廊。
杂萋难掩灼灼华,雅韵未许失谐腔。
唱得菜根如甘苦,乱花眯眼费评章。

江湖行脚

江山形胜任徜徉,如画风物放眼量。
湖畔风光音韵妙,林中听涛天籁长。
行吟俚句远浮艳,采撷美景入锦囊。
脚下万里身犹健,晓霞未必逊朝阳。

西窗漫笔

西望晓霞红满天,布衣野老总结缘。
窗外喧闹又阵阵,人间烟火复年年。
漫道无力除弊事,何曾有因觅桃源。
笔下愧少风云气,小文写来话时艰。

桑榆絮语

桑田葡萄不耕,非为稻粱为心声。
榆轮早历冰与火,松柯何曾屈又躬。
絮飞高下逐雪意,笔走龙蛇写民生。
语轻人微辞章在,留作儿孙传家风。

天意人间

天道从来循自然,万法成归有真元。
意绪不因浮华误,情怀总为家国安。
人生百态演未了,世事万象阅难完。
间或闻里听野史,幽草星星信燎原。

散文

被落叶弄疼的时光

林仑

清早一出门,感觉天真的是凉了。季节脱去了繁华,将沧桑挂在树梢头,将荒芜锦绣在草叶上。

和蔼的云很善意地数着天空的寂静,云彩在地面的人群里数着尘世的苦和乐,数着人间的幸福与灾难,怎么数也数不完。我数着自己的脚步,数着生命的经住,数着无休止的时光,把自己的年华也数成了隔世的一抹秋。

每天路过城池的这一隅,时时都能碰上他和她。这是一对对岁末还未在他们身上绕出多么稠密圈轮的人,看上去不足50岁。尽管女的嘴歪眼斜,涎水不住地往下流,但她还黝黑的长发在告诉大凡看见她的目光:她的人生此时正值中年之际。而一直陪伴她的男子,温和的脸上总蕴藏着饱满的笑意,看起来人生也仅走入初秋之际,只是与他的年龄形成大反差的是那一头斑白的发,极难协调地顶在他的脖子上。

春天的时候,她还坐在轮椅上,眼神痴呆,头仿佛失去了再抬动的功能,看第一眼,一个带着冰冷的词句就会刺进人的大脑,那就是植物人。

时间在这一对对中年人身上锁住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冥冥之中,会让人从他们的身上感觉到尘世里的一个故事,似乎在轮椅上旋转着红的今生,绿的前世。

曾经,春的烂漫在这一对对中年人的时光里缱绻,蝶的翩跹,在他们的眼里是否舞出了冲破蛋壳时的大快慰,大激情,没人能说清。

阳光被她的身躯躺成了两只轮子,旋

转在他生命的途中。

朝起与暮落的日子,让时节的碎步走着丈量,量世上的酸甜苦辣,量凡俗里的灾难,量岁月从痛苦上碾过的声音。量不尽,却一直在量。从一秒的细碎,到一天一月的过往,一年一载的期待。

后来,她会对着他笑了,但他笑起来满脸堆积的成就感比她更加甜美。我看到,一种希望之光从他的眼角处慢慢地铺开,跟着她发出的笑声冉冉升起。

一切的苦和痛都在此时被梦和盼掩去了眉目,似乎她的笑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脸上的笑都灿烂,都令他为之动情和振奋。

我不知道,她的这一笑容,让他等了有多久,但我从他的笑脸上仿佛读出了已压抑了几个世纪的微亮心声。

他给她擦涎水,抹鼻涕,抚摸着她的脸,她的头,还不时地指着路边的花啊草啊树啊,说着她其实根本就听不懂的话,但他依然一遍遍地说给她听,似乎有一种信念在告诉他,她的心能够听懂他所说的一切。

细涓一样的时间从他和她的故事里慢慢流过,泛起的小浪花,让周围和我一样寂静生活着的人们,全情升起。

一片眼神光照着她的红丝缘,阳光的脚步很富有人情味,照耀着她苦痛的生命,甜美着他一分一秒的呵护。

炎炎夏日里,每当黄昏来到人间,他和她就会出现在这里。迎着晚霞的光景,这一双双倒影在荷塘的花叶间,晃悠悠,风一来,影子长了又短,短了又长,这景象仿佛

找到了她话语点,一兴奋,她竟然喊出了含糊不清,但足以使他惊喜万分的三个字:“花好看”。

他激动得蹲下身子,趴在她的面前,仰脸望着她,像仰望至尊的盼念一样,指着荷花池,一遍遍地教给她:红花,白花,粉花。

风最善解人意,最风情万种,不但在他们面前的荷花荷叶上逗情,还从他们头顶上的树叶缝隙间让霞光撒下斑斑驳驳的晕点,在他和她的头上、肩上乱舞,像万只彩蝶,点醒了人世上的因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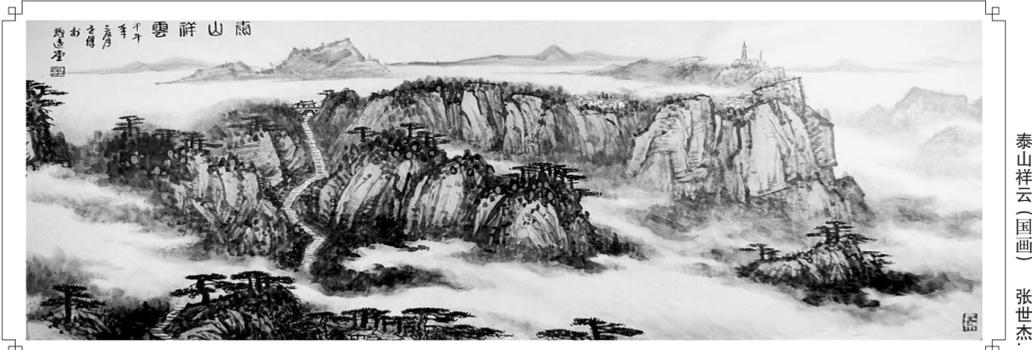
一大把的光阴金子似的在他和她的面前曼妙生姿,妖冶起前世的迷离,醉了时间,醉了季节。

她头上原先稀疏的毛发,在日子紧致的顾盼下,一天天地稠密起来。虽然,她的五官在病魔的拉扯下移了位,手脚也蜷曲着,但见到她的人,看到她的生活一点也不显潦草,春夏秋冬的穿戴细致着他全部的心血。

命运如同上古的一炷香,燃烧着日月的轮回,使他和她的人生在默默地相互照耀,相互提携着。

秋已深,季节向往着自己的归途,无声地行走着。他和她的身影在朝霞铺满一座城的时刻,走成了暮秋之季一朵向阳的棉花,跟着早出的太阳,走平了滚滚红尘里沟沟坎坎的灾和难。

走过他和她,一柄黄叶想通了前尘后往的所有因缘,簌的一声落下,把撞跌的时光弄疼,拾起,重归了故里,从而完成了一道人生的命题。



泰山祥云(国画) 张世杰

我的堂哥叫吉川,虽然下肢残疾,也没有上过学,却会编筐编篓,拿到集市上换钱。堂哥脾气温和,跟别人一说话,脸上就会绽开一朵小花。

随着年龄的长大,堂哥脸上的微笑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少出门,见人就低着头。我娘说,你堂哥找不到媳妇,心里压抑。我爹也叹着气说,谁家闺女愿嫁一个瘸子啊!

没想到堂哥也有桃花运,捡了一个媳妇。快过年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女疯子,我们就跟着围观。女疯子刚从柴草垛里拱出来,头发像鸟窝,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光着一只脚,满是泥垢。有人向女疯子身上投掷瓦块,被我娘喝住了。我娘把女疯子领到家里,给这个女疯子洗洗脚,洗洗脸,换一身干净衣服。再看,女疯子的脸色光洁如玉。我爹说,你想咋?我娘跟我爹眨眨眼说,把这个疯子送给吉川做媳妇。我爹乐了,这个疯子让你一收拾,还挺俊哩。

晚上,我娘把女疯子领到堂哥家,招来村里好多人围观。这个说,吉川,你小子艳福不浅哩;那个讲,明年准能生个胖娃娃。堂哥听了,乐颠颠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娘拉着我的手,让我喊女疯子堂嫂。我的新堂嫂用呆滞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像是害怕,缩着脑袋,躲躲闪闪。

小说

堂嫂

赵明宇

过年时,我们到堂哥家去玩,就见堂嫂蹲在院子里,一只手在地上写字。那年我9岁,能认识堂嫂写的字:梁嘉。我就问她,堂嫂,你的名字叫梁嘉?堂嫂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望着我,痴痴地笑。

有时候,堂嫂还写一串符号,我不认识,但是我那知道那是英语字母。我跟我娘说,堂嫂还会写英语呢。我娘说,你堂嫂那白白净净的身子,一准是个城里人呢。

桃花开的时候,村里来了几个陌生人,向村里人打听,是否见过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女孩子是个大学生,因为失恋,精神受到刺激,从学校跑出来就失踪了。村里人听了,一个个把手摇得像风摆柳,说了一连串的不知道,纷纷关门闭户。陌生人就焦急地把一张纸贴在电线杆子上。我跑过去看,上面写着寻人启事,写着梁嘉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转过身,一口气跑到家跟我娘说,堂嫂家的亲戚来找她了。

我娘找了张嘴巴,风风火火地来到堂哥家,让堂哥把门关上,把堂嫂锁进屋子里,叮嘱堂哥,谁喊也别开门。

可是,我却鬼使神差地去村头,跟那几个即将离开村子的陌生人说,堂嫂被堂哥锁在屋子里。

天黑了,堂哥家里突然一阵嘈杂,还传来堂哥的哭声。我娘连跑出去看,一会儿回来,很生气地说,你堂嫂被警察带走了,是不是你吃里爬外捅了篓子?

我一听,害怕了,咬紧牙关不敢吭声。我爹抡起巴掌打在我屁股上说,你堂哥找你媳妇容易吗?你这孩子,咋办这缺德事儿!

第二天,堂哥在我上学的路上拦截着我,手里提着一根棍子,恶狠狠地向我打过来。我一溜小跑,跑出好远好远。后来,见到堂哥就绕着走。

堂哥又变得寡言少语了,闷头在家里编筐编篓。

堂哥,我欠你的。望着失魂落魄的堂哥,我总是心存愧疚。

20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到石家庄某建筑工地打工。年底结账,因为存在争议,工头带我去见老板。走进官殿一样豪气逼人的大办公室,看到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珠光宝气的女老板,我顿时愣住了;女老板下颌那颗美人痣告诉我,她就是我曾经

的堂嫂。我嗫嚅着,喊了一声梁总。

新书架

《红岸止》

王佳琦

本书以清丽畅美之笔,书写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一位女子,在她少女时代的种种伤痛经历:禁锢年代性无知导致的坏名声,父亲亡故,寡母门前是非多……伤痛中也伴有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情带来的甜蜜。

小说真实地描述了特定时代一个女孩子从心理到生理的成长过程,并以自己夺目的美丽,折射并反衬出那个时代的粗粝丑陋;呈现了浓郁的20世纪70年代社会风情,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

蒋介石已经看中了,看中了他背后的力量——江浙财团。在1926年初冬,北伐战事正酣,此人和上海滩上所有的商人一样,都因战事而心神不定。

上海的商人们紧张地关注着这股大革命中心涌过来的革命浪潮。共产主义如幽灵般在上海游荡,也震慑着黄浦江边外滩金融万国建筑中的银行家们。

从外表上看,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忘记了即将从南方过来的炮火,沉醉于笙歌燕舞的感官快乐中。

但在这个东方巴黎,商人们已经无心于灯红酒绿,快意人生,尤其是银行家们。在宁波路上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总经理陈光甫忧心忡忡,他的书桌上躺着一封来自大革命中心广州的来信。写信人一般,叫孔祥熙,是一个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这封信,让陈光甫几乎夜不能寐。

陈光甫是一个典型的海归,

是一个靠着自己的拼搏闯出一片天地,实现了“上海梦”的人。

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世界博览会工作,孔祥熙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政柏林学院就读,这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密苏里州东部的大城市圣路易斯参观世博会。两个同样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因此结下交情。

不过,多年后的陈光甫已非当年的小人物了。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商业的“黄金十年”,也进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上海银行拥有资本250万,存款32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国内20多个城市。当时上海著名报纸《申报》的广告栏中常常能见到一行醒目的大字:“上海银行,总资本250万元,诚待各地客商。”

陈光甫如今已经成为江浙财团的核心,是上海银行界里的头面人物,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后人称他为中国的“摩根”,但他还有着更远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没有美国银行家摩根那样安定的环境和法律保障,此时,南方战

火又将烧向上海,烧向全国。

这也是上海滩所有商人心神不定的原因。

如今,这位“中国的摩根”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孔祥熙来信邀请他去广州一游。

在陈的记忆中,孔祥熙一脸的忠厚老实,永远带着憨厚的微笑,但做人做事有心计有手腕。陈光甫明白孔祥熙请他这样的银行家到广州去,绝不会仅仅是叙旧,当然也不是请他去上街游行闹革命,而是因为陈光甫有钱!

北伐军进军神速,让上海滩的商人们大感意外,黄浦江畔似乎隐约能听到南方的枪炮声。

10多年来,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军事演习场,枪炮声此起彼伏。真让人弄不清子弹究竟是谁打来的,又打向谁?在人们渐渐地对枪炮轰鸣开始麻木时,北伐军异军突起,秋风扫落叶般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向中国南部,统一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

这就像股市上的一波大行情,多方摧枯拉朽,涨势如虹,让上海商人真有点懵了,北伐军究

连载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的血色投资

谢国平 著



究竟是怎样一支队伍?总司令蒋介石又是怎样一个人物?

在商言商,生意人有着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不管是谁赢谁输,有一点是肯定的,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党军打仗需要钱,党军的钱从哪里来?革命是生不出钱的,但革命是要花钱的。

上街游行的学生是没有钱

的,闹工潮的工人也是没有什么钱的,有钱的只有生意人。生意人并不喜欢革命,也不喜欢党派争斗,但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却要拿出钱来。

这一点陈光甫心里很清楚,比那些一听到要出血就怨天怨地的人要冷静得多。他经历过朝代变更,也一度向往革命,曾为之付出,还差一点掉了脑袋。

毕竟孙传芳还牢牢地盘踞在上海,他的大刀刚刚砍了一批共产党人和罢工者,情形惨不忍睹。政坛血雨腥风,让陈光甫不得不小心。

北伐开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在陈光甫心中。他信奉商人远离政治的准则,政治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而来,让人无法远离。这里不是美利坚,所有的法律、法规会被这些起事的草头王像扔破抹布一样扔在一边。

陈光甫把那信看了又看。他仔细研究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该《宣言》于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上通过。这篇文章写得言辞犀利,气势磅礴,是一篇振奋人心的

檄文。其中的一些语句,他一直琢磨。《宣言》中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军阀之肆虐”,又称国民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剿灭军阀之势力”,“实现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这些词语对于陈光甫而言是非常刺激的,但是“人民的统一政府”是怎么回事?如果北伐真能够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那倒是上海商人们拍手欢迎的。

文艺精英

老舍写广告

王吴军

我国著名作家老舍曾经给自己的作品写过广告。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的《论语》杂志连载了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九节,校样打出后,末尾还剩下一点空白,老舍就提笔在空白处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一则广告。时任《论语》杂志主编的林语堂看了老舍写的广告,觉得很有趣,就签字拿去复印,于是,老舍写的广告就在《论语》上刊登了出来。

老舍的广告是这样写的:“《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连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赶集》是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去赶集。《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离婚》是本小说,不提倡离婚。《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二马》又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赵子曰》也是本小说。《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不久,老舍又为他的作品《樱海集》写了广告:“《上任》写大王爷拜访侦探长。《牺牲》写美国式的牺牲法。《柳屯的》写一种女权的膨胀。《末一块钱》写都市的晚间,少年的末路。《老年的浪漫》写为儿子娶还是为自己娶。《毛毛虫》写新时代的一种诅咒。《善人》从私生活上写一位女善人。《邻居们》写不打不成相识。《月牙儿》写一个穷女子的生活。《阳光》写一个阔女子的生活。”

老舍写的这些广告不仅简洁,而且妙趣横生。

随笔

网聊

许锋

人在人面前都是正人君子,到了网上可能就露出了肮脏的小尾巴。我不爱网聊,其实是没时间,也没那么多可聊的话题,也没那么多人有时间和我聊。大家都很忙,很忙的人的QQ友也都不聊。

QQ是个聊天工具,也是个工作工具。有一天和一位老师聊,说到天气,我竟然开了一句玩笑:天热,裙子短……对方诧异,接连打出好几个问号,问:“你是许老师吗?”

在她的印象里,我是个正经人,是个正人君子,甚至不苟言笑的人,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我也突然觉得很不好意思,玩笑确实开得很低俗,尤其是和一位女老师。我很后悔,好一阵子都很后悔,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只有“重新做人”,重新树立良好的“形象”了。

网聊也是聊,不该聊的话题千万不能聊。比如因为敏感,人事问题就不能聊。万一你这边聊,他那边说,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成了是非。

薪水问题也是如此。在有的单位薪水是保密的,你这边一聊,他那边截图给了别人,大家一对比,心理可能就不平衡,影响大局的团结稳定。

不能聊的还有账号、密码、商业机密……就算对方非常值得你信赖,你完全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但如果聊到非常重要的“细节”,那个人恰好离开了电脑,恰好匆匆忙忙出去办事,恰好有好事者凑到电脑前……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由幽默变成沉默是一眨巴眼的事儿。黑客可以盗取你的QQ密码,然后登录你的账号,与你的密友聊天,你的密友当成是你,那真是无拘无束聊得酣畅淋漓,你们所有的一切如重现天日般透明,最后,你是不是有恍如世界末日之感?

当然,网聊有时比生活有趣,如果有人在网上“鄙视”你,你大概能接受,顶多也“鄙视”他一回;在网上“亲”你,你浑身酥软,也不妨“亲”她一回;在网上“送”你一枝玫瑰,你大大方方笑纳便是,再回赠她一枝……一旦还原于生活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不信你鄙视一下别人试试,亲一下不亲人的试试,送玫瑰给不该送的人试试?网上可以没大志,话像一阵风;网下“清规戒律”多,开不得玩笑。混淆了网上网下,有时就很难做人。

虚拟与现实不是河与岸,不是天堂与地狱,是什么呢——虚拟是精神的,现实是生活的,精神可以跑得远一点,生活还得实实在在。

网上可以张扬,生活需要低调。网上可以群居,生活得一对一。网上务虚,生活务实。

网上的叫水军,生活的叫说客。网上可以拍砖,生活不能乱砸。网上可以有几个“亲爱的”,爱情中只能有一个“亲爱的”。

网聊可以很美,也可以很丑。美丑之间,就是一个人的素养。

罢工从1925年夏天起发生,到1926年10月才结束,时间长达16个月。

环球同此炎凉。

因此,蒋介石在为军饷着急的同时,上海滩的商人们也为工潮而心焦。此起彼伏的罢工潮让他们心惊肉跳。用当时纱业联合会会长、上海工商界著名海归老板穆藕初的话说就是“如半天霹雳震耳欲聋”。

陈光甫整日坐在拥挤的办公室,好消息坏消息不断传进来。

北伐军东路总指挥何应钦的部队打到福州了。北伐军肯定要向东进入浙江,不用半月就能打到上海了。

在上海南北不少工厂都有了工人纠察队,拿到了炸药和手榴弹,看样子共产党还要发动暴动。

还有一个对陈光甫来说非常不好的消息,上海银行广州分行来电说行里工会也开来“闹事”,“街市上共产党呼声很高。”